

路 蘭

德 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德 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路 蘭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路 兰

著 者: 德 钦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7.875

字 数: 388,000

版 次: 1992年2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1,000

书 号: ISBN 7-5033-0523-1/I·270

定 价: 7.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一、晴空艳阳	(1)
二、百合花魂	(9)
三、天设地造	(17)
四、无妄之灾	(26)
五、冤家路窄	(34)
六、同病相怜	(42)
七、鸢鸦同巢	(52)
八、听天由命	(59)
九、各乐其所	(67)
十、残冬春伏	(74)
十一、情转意移	(83)
十二、按图索姬	(93)
十三、暗影阴霾	(102)
十四、暴风雨夜	(112)
十五、流星殒落	(120)
十六、丧寨归田	(130)
十七、亲痛仇快	(137)
十八、家破业立	(150)
十九、情投意悖	(162)

2025/28

二十、诚心敬意	(174)
二十一、婆媳争“情”	(184)
二十二、众口烁金	(194)
二十三、德怨互报	(204)
二十四、偷越禁界	(212)
二十五、潜踪匿迹	(222)
二十六、殃及池鱼	(231)
二十七、暗室无欺	(239)
二十八、众叛亲离	(248)
二十九、乐死气生	(259)
三十、孺子逼母	(267)
三十一、舍短从长	(277)
三十二、天作之合	(284)
三十三、梦幻泡影	(293)
三十四、顾影自怜	(304)
三十五、风云之志	(314)
三十六、是非人我	(324)
三十七、掩鼻偷香	(332)
三十八、素心往志	(341)
三十九、跷蹊作怪	(353)
四十、果涩酒苦	(363)
四十一、补偏救弊	(373)
四十二、叔嫂斗仇	(382)
四十三、俗争雅夺	(390)
四十四、谬采虚声	(397)
四十五、守望相助	(407)

四十六、有惊无险	(414)
四十七、否泰枢机	(424)
四十八、片接寸附	(432)
四十九、徒劳无功	(442)
五十、雾里看花	(453)
五十一、无适无莫	(464)
五十二、倒果为因	(473)
五十三、负山戴岳	(485)
五十四、殷天动地	(494)
五十五、铁心柔肠	(502)
五十六、怜人忧天	(513)
五十七、母女同梦	(522)
五十八、炙冰使燥	(530)
五十九、积灰令炽	(542)
六十、源远流长	(552)

一 晴 空 艳 阳

山乡的早晨，夹杂着野花野草清香的新鲜空气使路兰姑娘精神振奋。她一边走，一边愉快地做着白日梦。纯洁热情的童心里展示出一个动人的画面：满山遍野的百合花，她采下好多好多送到二哥面前。二哥甜甜地笑了，检出一朵最美丽的花儿插在她的头上。她也笑得甜甜的，两张幸福的笑脸就象两朵盛开的并蒂百合。

路兰姑娘是曾先林的养女。

民国六、七年天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又遭兵匪之灾。尸骨横野，饿殍遍地。曾先林在出诊归来的山路上拣回不到两岁的姑娘，指路为姓，以兰为名，起名为路兰。

自从路兰来到曾家，明全就处处不声不响地帮助照顾这个小妹妹。兄妹俩青梅竹马，从小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十分亲密。

现在不同了，刘三婶子作媒定了他们的亲事，使他们感情上的距离更接近，但行为上的距离却显得遥远了。路兰心里头装着二哥哥，总想和明全在一起。田里的事她做得很麻利，做完了好回家，二哥哥在家里读书哩；家里的事她做得拖拖沓沓，事情没做完不能出门去，二哥哥没有出门呢。她常想寻个机会多和二哥哥说几句话，摆上一会儿龙门阵。其实，住在一

家，说话的机会是有的，可路兰没那么大的勇气。她羞涩，怕难堪。离得远了想见二哥哥，走得近了怕见二哥哥，一看见明全就脸红心跳，头也不敢抬，心里的话只在喉咙里打转转憋不出来。自从定了亲，她从没有进过二哥哥读书的那间屋子，只是经常在隔壁房间从墙缝里偷偷地探望。有时明全上山挖药，该吃饭了人未回来，她急得坐立不安，总要站在房角边的土坎上翘首张望；等到人回来了，她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可就是没有勇气把饭端过去送在明全手上。曾二娃本也乖觉，看见路兰妹妹这番行为，也不好逼得她过于困窘，便于面子上顺其所好，暗中却多在心海里积爱聚情。

明全学医进步很快，不到半年就掌握了五百多味中草药的性状和功用，记住了濒湖脉学和汤头歌括。什么“十八反”“十九畏”、阴阳五行更是滚瓜烂熟。他除了刻苦读书外，还抽时间上山挖药，很快记住了许多中草药。他把挖回来的药一部分洗净、晒干，放在药包袱里。另一部分种在屋后新开的药地里。路兰见二哥哥在药地里种下许多百合，她很高兴，经常一个人去给药地浇水，希望百合快快开出花来。她很喜欢百合花，那洁白的花瓣、浓郁的花香，实在太美了。

曾先林四十四五岁年纪，是这偏僻山区难得的一个医生。人们对他颇有传闻。他不仅心眼好，而且医术高明，方圆百里之内，一说起他，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山里人都管行医治病的人叫“先生”。曾先生家住在长乐河边。这里有一座小山，一条小溪将山分为两半，状如屏风，故叫翠屏山。翠屏山终年青翠碧绿，山清水秀，风景宜人。长乐河贪恋这里的秀色，流经此地时不愿匆匆离去，磨磨蹭蹭地绕了一个大弯，形成了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半岛，住着二百

来户人家，当家人都是曾姓后裔，此地就叫做曾家坝。

曾先林家祖祖辈辈都是中草药医生，到他已是第八代。山民们世代承受他家医术医德的恩惠，百年前纷纷要求祠堂为中医世家立碑纪功，祠堂族簿上明确记载：待中医学传满十代实施。为此，曾先林的曾祖父留下遗言：要求子孙后代为家门争光，务要永扬盛名，定不可玷污家风。

他家的医术世代单传，传儿不传女。曾先生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医疗技术，而且全盘接受了父亲治病救人、急人所难的美德。谁家有个头痛脑热、生疮害病的，捎个口信他就会及时赶到。很多病人的家属急切间无暇登门，站在远远的河对岸或是高高的山巅上大声喊叫“曾先生”、“曾先林”。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一听见呼叫准会急忙出诊。久之，众口一声，对他的呼叫由“曾先生”、“曾先林”变成了“真显圣”“真显灵”。人们把他的医术传得很神乎其神。据说他喝过毛熬水，擅于降妖捉鬼，治疗伤筋断骨只在须臾之间，吐泡口水在骨折处揉一揉，准保立时止痛，功能复旧。病家不需开口，只凭他的三根指头在寸关尺一探，定知病情根源，立断吉凶祸福。

去年刚开春，曾先生和老婆商量起给儿子传艺的事。根据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四个儿中只有一个人可继承父亲的事业，两个女儿是无论如何没有资格的。商量来商量去，都认为二儿子明全聪慧贤达、热情忠厚，稳成持重，是祖传医术最恰当的传人。

第二天，先林干干净净地洗了澡，把胡子刮了个精光。他身穿阴丹士林左大襟长布衫，脚踏蓝卡其浅帮千层底布鞋，带着二儿子走进曾家祠堂。他们恭恭敬敬地给列祖列宗上过香，神情肃穆地跪在祖宗牌位前，缓缓地叩了三个响头，然后双手

合并于胸前，又取出祷词念诵。

先林说：“列祖列宗在上，后生曾先林诚惶诚恐，谒拜祖宗。先林不孝不才，自幼恭承父志，十四岁随父学医。历半生颠沛，解百姓之痛疾，刻意谨慎未敢懈怠；忍数十载贫寒，勤守志而光宗，欲发祖传医术之精微。然先林秉性愚拙，虚度不惑而无建树，扪心自责，愧对祖宗。今不才贱息明全已渐成人，谨遵祖宗宏旨，竭授医术于斯，祈祖宗在天之灵全力护佑。”祷词落款处记着“民国十九年二月”。

祷告完，先林带着二娃再次磕头，随后从提篮里取出一摞草纸，与祷词一并就着香火点燃，烧在祖宗牌位前。

山里人拜师学医，必须经过隆重的装包仪式才算确立了师徒关系。不如此，跟师人被认为没有取得徒弟资格，老师不能给未经装包的人传授医术。即使是父子关系的师徒，也严格奉行这条规则。

早上起床，明全象爸爸一样，穿上妈妈新做的长布衫，头发梳得溜溜光，还特地抹了半匙清油。从头到脚都打扮得新崭崭、齐整整，兴奋欢悦的脸上显出庄重的表情。

太阳当顶，族长宣布曾明全随父学医装包仪式正式开始。一阵爆竹响过，曾明全神色严肃地先向生身父母磕过头，拜谢养育之恩；再向作为师尊的先林磕头以表示接受教诲；最后再向父老乡亲磕头祈求庇护捧场。三跪九叩之后，又是一阵鞭炮震天价响，随后曾先林向徒弟传授新做的药包袱和医书。曾明全微勾着腰长跪不起，认真聆听爸爸的训导。先林眯着双眼，拖着长腔，唧唧呀呀地向徒儿诵读祖传医训：

“为医之道，慈善为先，当舍全力以济世救人。志向须高远，术业宜精专。莫贪酒色与钱财，切记礼仪和廉耻。勤修学

问，求安身立命之根本；俭持医风，探诚信精洁之正源。遵祖命，倾毕生精力以为民，方可保百事昌达；逆训戒，乘危凌弱私己贪吝者，必遭五雷轰顶。切记，切记！”

诵毕训词，先林教二儿先从背诵药物性味归经和濒湖脉学入门，又讲了些学医的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二娃都一一记在心上。

随后，人们开始抢医。明全斜背上药包袱，男女老少都来争夺。东家来请小先生出诊，刚把包袱拿到手，马上又被西家截去；张家来请医生去看病，好不容易夺到药包袱，转身却被李家抢走。大家这样你争我夺，拖得二娃晕头转向，辨不清南北东西，药包袱被扯得支离破碎。这正象征着未来的医生医术高明，深得众人爱戴。

那边抢医的嘻嘻哈哈，好不热闹；这边人们七嘴八舌向先林夫妇贺喜，纷纷祝贺曾先生的医术有了传人。

“曾先生，恭喜恭喜。您的徒弟硬是选得好，您家二娃灵性、稳沉，又能下得蛮力气，心地也善良。不用说，肯定是个巴实实的好先生呢。”

“选二娃学医，先生您的医术一定不会被埋没了，说不定儿子很快就要超过老子。”

刘三婶子也在人群里，见大家都尽拣好听的说，生怕别人把好话说完了而轮不到自己。于是她亮开嗓门嚷嚷道：“二娃出息了，您两口子福气哟，再订上一门好亲，您们就等着享他的福吧！”

李玉英心里甜甜的，嘴上却故意说：“那龟儿娃娃没得啥搞场，哪家的姑娘会看得上他呀？”

刘三婶子明知路兰妈是说起耍的，可她偏偏要做出当了

真的样子，似乎很着急地大声说：“哟哟哟，家有梧桐树，还怕招不来凤凰嗦。曾二娃是大福大德之人，还不知道哪个女子有福分巴结得上咧。”

“哈哈哈哈哈，”李玉英的哈哈在曾家坝是有名气的。有人说她在坝西头打一串哈哈，坝东头的人可以感觉到地皮颤动。“看他三婶把他捧的，那就请他三婶作媒给他相一个吧。”

“哟，玉英妹子这样抬举我，那我就做个巴皮媒婆。您们原本早就相好了的，肥水不落外人田，路兰姑娘模样儿周正，贤良孝顺，又会操持家务，配您家二娃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莫说，玉英夫妇确实早有这个意思。当初曾先林捡回路兰，她瘦小得象一只风干了的青蛙，瘦瘦巴巴十分可怜。李玉英既责怪先林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本来就很难的家境增加了负担，又百般心疼不过，有意从全家人口中多省下几口糠糠菜菜，尽可能让路兰把肚子撑圆。眼看着路兰一天天长胖，渐渐地也有了脸蛋儿，原先瘦嶙嶙黄皮寡骨的小脸上，匀称的五官越来越透发出内中的灵气。李玉英这才发现，小路兰竟是如此乖乖巧巧，仅仅看上一眼就令人心醉，于是增添了几分对路兰的喜爱，平时明明暗暗免不了多向路兰施与几缕慈母柔情。随着年岁的增长，路兰变得越来越水灵，渐渐长成一个巧笑美目、娥眉玉颜的大姑娘。玉英看她妇功妇德出色，容颜相貌姣好，年龄与二儿最般配，又自小与明全十分亲密，便有心把养女许配给二娃。及至枕边向曾先林说起时，不料先林也早已萌生此念。只不过觉得大儿子尚未婚配，明全路兰年岁尚小，路兰的德品行还需进一步完善，故而没有急于表露。夫妻双双当即说定，自此以后多在路兰的礼义廉耻、举止言行等方面下功夫加强调教，待时机成熟时便撮合成全。近几年来，

李玉英对路兰确实有心看得紧了许多，一心要把她造就成一个才贤行正的儿媳妇。尽管两口儿谁都没有向外人表露过这个意思，可还是被精明的刘三婶揣摸去了。

曾先林一听刘三婶捅破了玄机，虽觉得全儿术业未成，此时谈此事还不十分到火候，然而又因为话勺儿是玉英送进人家口中去的，一语挑明倒正合契机。如若不然，他三婶给介绍个其他姑娘来，真还不好拒绝呢。既听刘三婶语言投机，曾先林便把自己的意见和最后表决权化作一道温厚的笑容递给了李玉英。

李玉英快人快语，又逢喜事迎门无比快活，便信口把明全的终身大事托与刘三婶，遂洋溢着满腔快意，伴着一串山响的哈哈，连着说了一大堆“好”：

“哈哈哈哈哈，好，好！他三婶硬是会说得很，说得来呀，真象是滚水泡茶，又浓又香呢。哈哈哈哈哈，好，实在是好，明全配路兰，”李玉英乐得一边打着手掌，一边扯起衣袖擦去笑出的泪花，喜孜孜地说道，“路兰配明全，口渴遇着凉水井，瞌睡遇见绣花枕，正合心意，好，好！”

刘三婶见自己溜须讨好之举收到如此出色的效果，心里喜不自胜，更加得意地嚷嚷道：“常言就说，早栽秧子早打谷，早养儿子早享福。你两口子既然乐意，何不早合八字寻佳期把两个娃娃的大事办了，以便尽快给你们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孙娃子。到那时，嘿嘿，观音菩萨也要羡慕你两个的福气呢。”

“她三婶说得是。”刘三婶正支着耳朵敞开心扉准备接受更显著的表扬，不料曾先林慢言慢语说话了，“只是事情还不能来得那么急，三年内明全儿当倾全力攻书学医，待学成满师再考虑操办婚事不迟。”

“唔，那，真该，真该。”刘三婶急忙扭转话头，随声附和，“儿娃子家是应该把学手艺放在前头。常言就说嘛，养儿不学艺，挑断箩兜系。至于婚事咧，我就说，只要姻缘在，先把定婚酒办了，也不在乎个早呀晚的，反正是雷都挺不脱的铁打姻缘。”

正说在紧要处，恰遇路兰姑娘近前奉茶。刘三婶眉毛一抖，扬起一阵夸张的笑声，继而拉着路兰的手夸奖道：“多好的姑娘，要德有德，要貌有貌，曾二娃硬是福气来敦了。他俩这段姻缘不知道是几世才修拢的咧。”

路兰突然听出父母与三婶正在谈论自己的婚事，羞得她紧捂着脸逃进了屋，惹得在场的人齐声大笑。的确，在路兰朦胧的婚姻意识中，对男婚女嫁的确切内涵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她只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将与二哥哥发生某种联系，仅此而已。然而就凭这，已足以使她激动，令她兴奋。自她稍稍懂事的时候起，她就好象渴望这种结局，她乐意终生与明全拴在一起。此时的路兰，心里头有如雨后的彩虹，虚幻迷离，五光十色，充满着幸福温暖的艳阳。她那片洁白无瑕的少女纯情，早已埋下了孕育与二哥哥连理生枝的种子。如果三婶子果真能将这根线牵成，不用说，路兰再掺进姑娘的一片真情，必将编织成许多金色的梦。

二 百 合 花 魂

定下亲事一年多，路兰姑娘早把二哥哥的形象牢牢地装进了心里，与自己的心融在了一起。她细心地观察明全的兴趣、爱好，发现二哥哥喜欢啥，她也就喜欢啥。见明全经常鼓捣一些中草药，她上山砍柴、割草总要采一些自己认得的回来，悄悄地放在明全采回的药里去。好几次，她错把鸡血藤当作忍冬藤，把八月瓜梗当作木通，把白蒿当作艾蒿。采回来后虽被明全择出来扔了，她还是乐意不断地采。

明全十多天前随父亲出了远诊。眼下正是百合开花时节，可他小药圃里的几株百合不知怎么竟没有开出花来。路兰不知道药中用的是百合的鳞茎，开不开花无关紧要。她满以为百合开不出花，二哥哥回来后心里一定很着急，打算上翠屏山去多采一些回来送给二哥哥。

正走着，干猴子迎面走来，在她面前站住。问道：“这么早你到哪里去？”

路兰转在一边，红着脸说：“我上山去采百合。”

“采百合？山后边多得很。昨天我在山后看见一个百合比你的背兜还大，上面开的花数也数不清。”

路兰想，真有那么大的百合吗？我见过的怎么都象蒜头一样大？她兴致勃勃，全不顾后山路途遥远、草深林密、人迹罕

至，且常有猛兽出没，只想尽快找到那株大百合。

头天晚上刚下过雨，茂密的杂草、灌木丛中挂着很多小水珠。路兰在林中没走几步，衣服裤子全被露珠打湿了。她顾不得许多，只管兴冲冲地朝前走去。

爬上山梁，果然见山北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白花花。她急忙急慌地向距离最近的百合花扑去，人还未到，手却早已摘下一束来。看那花儿，花瓣洁莹细嫩，色白象玉石，质洁似珍珠，形状如喇叭，异常可爱。路兰捧起花朵，放在鼻子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觉得幽香四溢，一股浓郁的馨香浸入肺腑，流遍全身。路兰兴奋地闭上眼睛，在心底里喊了一声二哥哥，紧紧地把手花贴在胸前，沉浸在甜蜜的遐想之中，任少女那激动的心潮象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眼前呈现出，一幅幅神奇、熟悉、欢悦的幻景。她早已忘记自己是浑身湿淋淋地站在荒山野岭，全然没觉察出周围还有什么动静。

“喂，小女子。”一声喊，吓了她一跳。

她扭头循声望去，在她的背后十来步远站着一个人，原来又是干猴子。

路兰想，这干猴子能掐会算，刚才自己心里的秘密他肯定全部知道。不由羞得她颊上飞起两朵彩霞，忙把头一埋，扭过脸向林中跑去。

他身材瘦小，头稍向前倾，背微微有点弓，蛇颈虾腰，尖嘴猴腮，加之磕棒腿，猿猴臂，极善攀缘爬附，平时总是精乍乍的，人们就送了个外号，叫他干猴子。

干猴子有一段很值得炫耀的历史。他常给别人吹嘘，说自己年轻时走过天边那么远。那时给一个富人看家护院，威风得很。据说他精明能干，有几手好功夫，专会点穴道。手指轻轻

一弹，能敲断两根肋巴骨；两个指头一点，就能抠掉对手的眼珠，因此三五个人近他不得。那时很受主人赏识，他的老婆就是主人给买来的。后来，主人的恩宠使他忘乎所以，看见一个公子哥儿与主人家的小姐热乎乎地打俏调情，于是也瞅个空子去仿效，不料被小姐一顿臭骂，赶出家门。

这干猴子今年五十来岁年纪，孑然一身。他老婆死得早，因相貌猥琐，为人奸诈刻薄，且既无房产又无地业，一直没有再续过。自从被富人家赶出来，就处处抓拿骗吃，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米也不愁的二流子生活。有时装神弄鬼，有时看相算命，真还麻住了一些人。

干猴子的内心世界也如外表一般猥陋。他年轻时有过老婆但并不珍爱，实行绝对的超级大男子主义，奉行“婆娘到我家，任由我打骂”的信条。夫妻生活七八年，妻子身上伤痕累累，从未间断，不到三十岁就被折磨致死。二十多年的鳏居，使他尝够了没有女人的苦楚。他想女人想得发疯，又为得不到异性的青睐而沮丧。他梦想过很多花好月圆的好事，一次次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精神上对异性的强烈追索，渺无希望的残酷现实，长期地摧残折磨他的心灵，扭曲了他的心态和理智。心理上的病态、精神上的空虚，使他对男女之事的好奇心有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山上有一男一女砍柴割草，他决不会放弃全神贯注地监视，总以为他和她会慢慢地靠近并做出越轨的事来。他常常不惜通宵忍受蚊虫的叮咬和臭气的熏蒸，守在别人厕所的角落里，以求听一听女人们小便发出的响声。他对异性之间的嬉笑调情嫉妒得要命，甚至看见苍蝇在交媾，也如火中烧，必欲从两蝇屁股之间一刀劈开而后快。

尽管这样，干猴子在曾家坝还是颇有市场。尤其是妇女和